

复归平正 人书俱老——高式熊访谈录

邵波然



高式熊，1921年生，浙江鄞县人。中国著名书法家、金石篆刻家。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上海市书协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民建书画院院长，棠柏印社社长。其父高振霄乃晚清翰林，新中国上海市第一批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书法家。他幼承家学，书法得到父亲亲授，20岁时获海上名家赵叔孺、王福庵指导，擅篆刻、书法及印学研究，书法出入规矩，端雅大方；后又喜摹印作，对历代印谱、印人流派极有研究。其书法楷、行、篆、隶兼擅，清逸洒脱，尤以小篆最为精妙，与篆刻并称双美。著有《西泠印社同人印传》、《高式熊印稿》等专著。

启蒙教育

邵波然(下文简称邵):据说高老您从小未上过学堂，所有启蒙教育都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的吗？那么父亲作为您的启蒙老师，是否对您影响颇深？

高: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之前很多人没有关注到这个点。虽然我的书法没有经过正式的学堂教育，但是家庭的教育条件非常好，我一向都是跟在父亲身边。因为他是清末进士和翰林太史，凡事都亲力亲为，基本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我的学习和书法上面，这种条件是特别优越的，关键是每天生活在一起。我基本上每天一张大字，大字临的楷书，再临一张大字隶书，然后一张小楷最后一张小篆，一共要写四种。那个时候没有录音，他每次说这个字写的不好，我就立马拿张纸条写下来贴在旁边，我也不敢多问，但是下次书写之前都会看下一个纸条以免再犯同样的问题。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些纸条，自己觉得这样的练习进步非常快，我父亲会在觉得好的字这边圈一个圈，如果觉得特别好会圈两个圈，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所以我尽量会按着我父亲的要求去做。

邵:所以学书法要从小培养兴趣？

高:要当成一件事情去做，兴趣不能是空的，现在很多人说我爱好书法，他所谓的只是“玩”书法而不是爱好书法。真正爱好书法的人也是有的，我最近就碰到一个，有个17岁的少年喜欢刻章，我就帮他材料什么都准备好，现在已经刻的很厉害了。这是“要”和“不要”的问题，机会则是另外的问题。我身边还有很多人只是口头上说说喜欢书法，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着我的父亲，我也很爱惜，珍惜这样一个机会，每天早晨起床我父亲在写字，我就站在旁边看他的运笔。他写完就会给我上课，他一边说我一边在旁边进行记录，尽量保证第二次的错误不犯，所以自以为进步还是挺快的。所以那时候生活过的很丰富，一边可以读书一边可以写字。

有关西泠

邵:我想知道，您当时创作《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和《西泠胜迹印谱》时的创作想法？

高:当时我家周围接触下来没有一个刻章，气氛也是一点都没有。我之前有一本参考书法的书籍《金石说》，这里面有两本关于篆刻的内容，那时候大概只有十四、五岁左右，我父亲写完字的印章都是我帮他盖的，我觉得刻好的印章盖出来很有意思，也是偶然的机会下觉得篆刻很有意思，也是因此对这个篆刻有兴趣。正好有书、有刀、还有石头，一开始只是自己试试看，后来也自己去买了一本书《篆刻入门》(孔云白编撰)来看，这里的资料也是非常丰富。那时候家庭教育也是非常严格，家里觉得还是读书比较要紧，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式的篆刻学习，父亲也就慢慢认可了并且让我帮他刻章。在我21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上海的书画篆刻家赵叔孺，他那时候推荐我去学习黄牧甫的篆刻，他是清代很有名的篆刻家，他就托赵先生去买。隔了几天就认识了另一位叫张鲁庵，因为这本书是他做的，他亲自帮我送来。然后就这么认识了，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并且参观他的房子。他的房子三上三下，四面墙都是他的书橱，光印谱就是四百多种不一样的，上海基本上没几个人可以超过他，而且印章也有两千多方。当时市值几百两银子的印谱他就直接送给我，并且告诉我只要你喜欢你就拿去看就行了，每次拿十本书回去写好清单并且签字好，还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打包好，就这样持续了几年时间，所以我看到的東西、接触到的东西比别人多。这是一种特殊的机，包括认识了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先生，他和我父亲是朋友，而且都住在四明村，他对我也是很关心的，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学艺，他对我的关心比学生还多。我27岁就正式加入了西泠印社，由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带着去，有了西泠印社这样的关系，我就想着创作《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印章是他们的名字，边款是他们的简介，一共200多方印章，62年的时候献给西泠印社。至此之后，我还陆续创作了《西泠胜迹印谱》《茶经》《心经》等等。

邵:我知道您与西泠印社缘分颇深，它这几年也一直在发展，那您对西泠印社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与期望？

高:西泠印社正在不断地学习，关键还是要不停地去做。比如我那时候创作《西泠胜迹印谱》，我先打好初稿让王福庵先生去看看，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当面帮我指点出来，修改好我再去刻，刻好了再去给他看。包括还有很多篆刻朋友包括张鲁庵等西泠印社社员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提出了很多建议，所以这部著作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智慧，那时候群策群力非常的用心，里面很多的

印稿设计并不是马马虎虎做出来的，而我现在是在没有那么好的精力了。

邵:灵感来自哪里，创作时有哪些顿悟？

高:创作的灵感很大一部分是喜欢，你想有那么好的条件，张鲁庵先生那边有几百种的印谱，我的资料太丰富了，可以说篆刻界顶级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别人都没有那么好的眼福。可以说现在很多篆刻家只看到印本，而没有机会看到原本。在张先生家里只要是我喜欢的印章都可以拿出来仔细观摩把玩，而我当年21岁就有这样的条件。艺术的东西没有止境，一种是有形的，类似科技的东西有图纸有公式。

兴趣爱好

邵:我觉得您爱好特别广泛，喜欢弹吉他，喜欢摄影，还当过演员，您觉得这些爱好是否也会给您带来创作灵感呢？

高:一个人总归有一种爱好，比如喝酒抽烟也是一种爱好。觉得好的东西一定要达到一种境界，而这种爱好并不是一种表面上的爱好。有的人写字写了几天就不写了，这个只是“玩”并不是真正的爱好。如果你真的爱好书法你可以去学习，比如请教老一辈的书法家，还有看资料等等，这样才会越钻越开心。

邵:如果您没有做书法篆刻艺术家，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呢？

高:其实我也并不是书法篆刻家，现在是书协会员，只是爱好书法而已。这里关键还是要再次感谢我的父亲，由于我的家庭环境培养了我，书法和读书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也没有刻意地去做生意，直至解放的时候还是无业游民，那个时候填表格问我职业是什么，我填了“读书”，别人还问我“读书”并不是职业。我说我没有工作过，后来几个办事处的时候来了解情况觉得我是少有的，他们还要来帮我介绍工作。27岁已经结婚了还没有工作，那时候展览的时候去写写字，做做临时工，后来偶尔的机会也是通过张先生介绍。他的邻居有个工厂陈先生突然生病了，我就直接去厂里用他的名字做了代理厂长，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正式变更副厂长。那时候就领了工资，做了有工作的人了，那个厂是做相机的(维纳斯)，拍白毛女的机器就是这个。后来这个厂要搬厂去北京，但是我父亲身体不好我要留在上海，我就申请去录音机厂，因为我小时候我就喜欢拆拆弄弄收音机，那时候是给电影同步录音做磁带，35mm宽的磁带原始录音，要求比较高。到58岁的时候，那时候支部书记马先生也喜欢书画篆刻，厂里面也引起大家的兴趣，我偶尔给他们上课，正好上海书协要约稿子。我就拿我们电影机小组成员的作品都拿去，解放日报的记者还来特地采访，觉得这样的厂是十分的少有，所有的作品都拍照在61年4月刊登了半版“电影机厂的书画小组”。后来各个厂的文化小组都前来交流探讨，包括我自己也一直去书协、文化宫从事各类书画活动。后来书画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书，58岁的时候就调去书画出版社去卖。我喜欢的东西都比较多，接触的人也很多。

邵:我听说，您93岁的时候去学开车，您是怎样保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乐活态度的呢？

高:有这件事情！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很熟悉车子了，那个时候胆子小，机会是有的。朋友过来玩都是开车的，后来呢我就一直想尝试这件事情，朋友带我到机场跑道上开，我当然要珍惜这个机会。我朋友有辆雅阁，平时我也坐了几次比较熟悉，但是我还是让他告诉我每个部件的意思，像小朋友一样的教我。他坐在旁边看着我开，这个算我第一次正式开车，那天也是有机会转了几圈，开了一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后来陆陆续续又有机会接触了桑塔纳和JEEP车，索性都没出过什么事，就是摩托车不太敢开。

书坛佳话

邵:2015年的时候，您在安吉建立了高式熊艺术馆，您创立这个美术馆的缘由是？

高:本来浦东有个老板喜欢书法，帮我在三明堂弄了一个创作基地，收集了很多我的作品。作品多了之后就提出要把我作品捐给国家，这点我也是同意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好的地方。这时候有人提出安吉那边提出了很优越的条件。安吉那边的人大也是很支持，投资了2000万建造了场地。关键是地方上对艺术馆非常的支持，作品大概有一百多件作品，包括书法和篆刻作品。我现在艺术馆不止一个，宁波也有一个，嘉兴也有一个，太仓也有一个，每个地方的东西都不一样。

邵:我知道您将收藏了50年的“鲁庵印泥49号秘方”上交给了国家，您是怎样做出决定的呢？

高:张先生是做印泥的专家，家里是杭州中药

四大家族之一的小开。所以他的印泥是不计成本的，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大量的投资做出来的印泥质量非常好。张先生希望方子可以捐给国家，但是有好几家单位机构来联系包括博物馆什么的，都只是说把方子拿来就可以了，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那时候我去日本、去台湾，他们都想出钱买这个方子，这个是我朋友给我的，让我去卖掉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捐掉这个事情是应该的，交给国家也是张先生的遗愿。后来在静安区正好说起这件事情，北京就有人说希望要这张单子，后来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也作为继承人，我也算对得起朋友。现在政府这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能做就尽量多做一些，“鲁庵印泥”是传习性的，要一直保留下去的。

邵:在石门一路有个鲁庵印泥技艺传习所，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高:鲁庵印泥是我们2005年申报的，2008年批下来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也只有两个，张鲁庵先生是62年过世的，这个秘方我也是保存了几十年了。这个秘方通过市政府和区政府的认可，在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15号，也就是原来的瑞金剧场，设立了鲁庵印泥技艺传习所。它一共分成两个楼层，一楼是展示厅，二楼是专门做培训的。这个恢复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将这项传统技艺推广到社会，通过办班增加它的传播和交流。我们这个鲁庵印泥技艺传习所和包括西泠印社在内的全国各类的印社还有书画篆刻家都有合作，它作为一个很好的平台，日后还准备开设研修班和提高班并且面向全国招生。目前我们在静安区的各所学校都开设了课程，为此还专门办了一本相关教材，让更多的学生认识鲁庵印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个月中福会也将和我们合作出一本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籍，里面也会涉及鲁庵印泥的制作。这个鲁庵印泥也是获得了全国各地的关注，包括中书协主席苏士澍先生也专程来我们这参观。我们这个印泥是不卖的，主要还是用于对外交流，对外销售的只是高式熊传承印泥。接下来还想成立一个鲁庵印社，陈佩秋先生艺术中心和谢稚柳先生艺术中心都是挂靠在静安区图书馆的隔壁，我们把鲁庵印泥送给他们，他们呢也会给我们题字，这个活动也会在十月份举行。

未来展望

邵:您很早就加入了上海书法家协会，对现在的书协有什么希望吗？

高:国家有这样的关心和机构资源，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虽然我是上海书协会员，其实也没有为书协做过什么事情，这点来说我也是非常惭愧，不过我现在还是可以继续努力。我也曾经和陈师说，静安区对这个书法挺重视的，还是要基本功扎实，特别是楷书基础要非常好。所以我也成立了楷书专业委员会，现在写字那么多人真正能懂规范的还是比较少。就像现在流行的广场舞跳的人那么多，真正会跳舞的人不多，所以规范性特别重要，我们楷书专业委员会办的楷书展也办了四期了，但是投稿那么多人真正写楷书的人还是不多。现在北京也是非常重视，第四期的楷书展就移送北京进行展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把楷书传承下去。

邵:上海书协发展至今有将近2000的会员人数，你对他们有什么意见要求吗？

高:书协的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面也是非常广。要怎么样和外面通气，书协要发挥作用，要发挥群众的桥梁作用。只要加入书协就可以外面吹牛了？就好比加入西泠印社就是专家了？其实不是那么一件事情，你要喜欢玩就自己在家玩就行了，书协会员还是要自己好好努力写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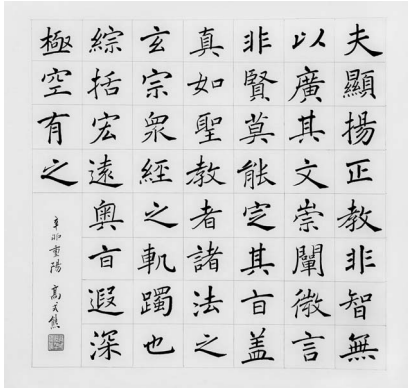
邵:现在每年书法展览有很多，你觉得好的展览应该是怎么样的？

高:上海警备区也有书法组织，我和他们也挺熟悉的，算是顾问之一吧。当时想要举办一个展览，投稿的人也是非常多。那天就我一个人去看作品，有两类作品，一类是有错别字或者漏字，这类作品只要回去再做修改就行了，还有一类是真的水平不行，直接就拉倒。这样的看稿会安排了两次，后来展出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类展览事先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就像音乐会需要提前排练一样，书法展览也需要制作，如果直接挂出来算数那是肯定不行的。

邵:您曾经主持了上海市的楷书大展，请问您的初衷是什么？

高:我认为写书法的人楷书写不好就是在“捣糨糊”，两年一届的上海楷书大展已经办了四届了，也要将近十年的时间了。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在区文化局搭了一个台子，并且用鲁庵印泥作为礼品发给大家。

期望忠告



墨苑传奇四百年 (九)

墨言

上海墨厂的黄金时代

对上海墨厂来说，最难忘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墨厂在厂名后又重新加上“徽歙曹素功”，这一时期，正是严寒过后迎来春天，文化园地更是百花争艳，反映强烈时代气息、题材丰富多彩的新墨，层出不穷。1978年，墨厂完成了旧厂房的翻造新建，使用了七十多年的老闸北陈旧的低平房，改建为四层正规厂房，车间里车子了，那个时候胆子小，机会是有的。朋友过来玩都是开车的，后来呢我就一直想尝试这件事情，朋友带我到机场跑道上开，我当然要珍惜这个机会。我朋友有辆雅阁，平时我也坐了几次比较熟悉，但是我还是让他告诉我每个部件的意思，像小朋友一样的教我。他坐在旁边看着我开，这个算我第一次正式开车，那天也是有机会转了几圈，开了一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后来陆陆续续又有机会接触了桑塔纳和JEEP车，索性都没出过什么事，就是摩托车不太敢开。

改革开放后，紧接着出现的“境外探亲热”、“出国热”又带来了“礼品热”。既价位适中，品位高雅，精巧便携，又富有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具有较高工艺水平的墨品得到普遍的青睞，无论是出境的国人，还是来访的华侨、外宾，都将其作为馈赠礼品的首选。那段时间，曹素功的高档墨品特别热销，个别品种甚至还要在友谊商店用“代汇券”购买。

上海墨厂更承担着光荣的出口任务，成为创汇的生力军。由此它也得到有关部门的“特殊照顾”，如制作高档墨品必需添加的金箔、冰片、麝香等珍贵辅料，在严格管控的情况下，获得特许使用权，并保证供应。例如“铁斋翁书画宝墨”，是日本著名书法家富冈铁斋在七十五岁时(1912年)，亲自书写墨名绘制图案，委托“高岛屋商社”来沪向曹素功墨庄定制。此墨由曹氏十一世孙曹叔琴督造，著名艺人胡国宾雕刻墨模，采用漆烟和牛皮胶、麝香、梅片、金箔等中药香料，按传统古法制作。磨锭造型朴素、质地精良，细润匀和，墨色黝黑，泛紫玉

光，深得铁斋先生的赞许。因而，此后整整一百多年，此墨畅销始终常感不衰。在上世纪末期，此墨年产万余斤，只供外销，是曹素功出口商品的主角。国内只有在友谊商店能见到它的身影，日本旅游团一来，客人在友谊店房四宝柜台抢购此墨。1980年，墨厂也被市政府外事办定为“对外参观涉外单位”；1985年、1988年曹素功还两次组织赴日本办展和制墨技艺表演。

作为曹素功海派制墨技艺的最大特色，是与海派书画大师合作，为海派文化服务。曹素功从进沪之初，就与海派画开山辟路者赵之谦、钱慧安、任伯年、吴昌硕等人建立友谊，共同探索一条海派徽墨的发展道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海派文化兴盛的顶峰时期，曾熙、李瑞清、王一亭等海派书画大师给予曹素功特别的关怀和支持；此后虽受战乱的影响，但墨庄与众多海派大师和社会名流的合作从未间断过，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新的发展。海派书画孕育了海派笔墨，海派笔墨为海派书画增辉添彩，达到了书画界与笔墨业二者技艺相长、相得益彰的境地，实现了互惠共进、共生同荣。

到了八九十年代，许多声誉卓著的名家，虽然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劫后余生精神毅力格外顽强，书画艺术更臻完美，他们更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与笔墨业交往更密。

上海墨厂为提高制墨质量和试制新品，经常登门拜访或邀请来厂试墨，作质量鉴定。从如今曹素功墨厂保存的档案资料，我们能看到当年参加活动时他们留下的签名、对墨品试用的书面意见、试墨的底稿、留赠的墨宝。有郭沫若、宋日昌、赵朴初、汪道涵等领导和专家外，还有许多老一辈书画大家沈迈士、朱屺瞻、王个簃、万籁天、许士骥、王遽常、苏步青、申石伽、钱君匋、李善静、叶瀚渊、苏渊雷、李天马、谢稚柳、唐云、应野平、吴青霞、胡铁生、关山月、启功、曹简楼、俞子才、任政、胡若思、邵洛羊、张守成、陈从周、陆问遂、凌海、乔木、邵文、程十发、单晓天、高式熊、陈佩秋、林学夫、黄胄、江南春、

邵:现在上海学习书法的人越来越多，包括今年书法考级有超过两万人报名，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和忠告吗？

高:每次我都会问他们，到底要听好话还是要听真话。说话谁都会的，我现在也能说外面晴空万里(采访那天正巧下雨)，要我说下雪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搞书法，你一定要拿出作品给我看，光口头说说喜爱书法是不行的。学习书法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不是借着名号出去“招摇撞骗”，要做就要做好，如果玩就是另外的事情。现在学书法的人那么多，我倒要问问清楚是不是真的想静下心来好好做的，你这个艰苦的过程是否可以坚持下来，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随便拜个师就能搞书法展，说出去自己就是书法家了吗？那样的话对书法家来说太方便了吧？现在国家也是越来越重视书法，王岐山同志也是多次强调书法的重要性，以后书法肯定是越弄越好的，所以关键还是得自己拿出好的作品来。

邵:您对未来的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吗？

高:我本人只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不是什么书法篆刻大家，假如有爱好者来问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他，关键是路子要搞正，这点是我可以帮他的。做事一定要做真，书法这个圈子里面假的东西还是太多，现在国家领导都很重视，学习书法的人也很多，以后好好弄一定可以弄出名堂来的。还是先要小范围培养出一批精英出来，然后就有标准可以培养大圈子。

邵:谢谢，今天就到这吧，再次感谢高老能接受我的采访。祝福高老身体健康！

早在几个月前就预约了和高老的采访，突如其来的病痛让采访延期。终于赶在国庆前夕，在书协领导的陪同下一起赴徐汇区中心医院采访高老。虽然高老还吊着盐水，他仍然坚持完成采访，话语间透露着对书法的喜爱和热忱、对后辈的关怀和嘱托、对未来的期望和憧憬。家学传承是他书法起步的重要因素，勤奋刻苦是他书法实践的成功基础，一丝不苟是他书法精品的创作习惯，继承创新是他书法艺术的不懈追求，永不满足是他勇攀高峰的内动力，爱善乐观是他健康长寿的人生秘诀。

外面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却感觉屋内无比温暖。

潘德熙、富华、林曦明等，当时他们都已年过花甲，有的更已是耄耋老人，依然非常热心，关心海派笔墨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希望海派笔墨也同样再度焕发青春。而汪茂清、韩和平、郑家声、张桂铭、龚继先、周慧珺、钱茂生、韩天衡、吴玉梅、杨正新、毛国伦、陈世中、周志高、唐秉耕、童行方、方传鑫、刘一闻、苏士澍、车鹏飞、周杏生、张森等名家当时还值壮年，正处艺术发展、创作的旺盛时期。他们和老前辈一样，愿与曹素功在攀登艺术高峰中携手同行，再创海派文化的辉煌。

那时，上海墨厂(徽歙曹素功)与书画名家最主要的合作成果是定版墨，由这些名家提供书画佳作。经墨厂刻模制板，以当时最好的原材料制成高级油烟一〇一书画墨。除了书画家个人，还有荣宝斋、朵云轩、西泠印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等团体也在社庆等纪念活动时，特来定制纪念墨。“名家定制”成为海派制墨技艺中的最大特色。

1978年郭沫若在病重之际，依然执笔为上海墨厂定题书“光彩陆离”。1981年“中国画研究院”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成立，次年副院长黄胄专程来沪，由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陪同来到上海墨厂，以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吴作人、齐淑芳、黄永玉、黄胄等人书画作品，为中国画研究院定制纪念套墨。还有，由朱屺瞻、唐云、沙孟海、关山月、王个簃、黄胄、程十发、刘海粟、谢稚柳、周汝昌、应野平、亚明、吕丁等十三位名家题字作画制作的“十二金钗套墨”；以王遽常对联“素价墨苑十六士，功在书林四百年”和高式熊篆书词题制作的“曹素功墨苑重开十周年”限量编号纪念墨，更在市场引起轰动，通宵排队争购……名家定版墨既是文房墨品之宝，也为这些名家在文化发展中留下极其宝贵的足迹。如今上海笔墨博物馆中展示的琳琅满目的“名家名墨”就是这一辉煌历史的见证。曹素功人把那段时期称作墨厂的“黄金期”，当年保存下来对那些名家定版墨就是他们精心打造的足赤纯金精品。